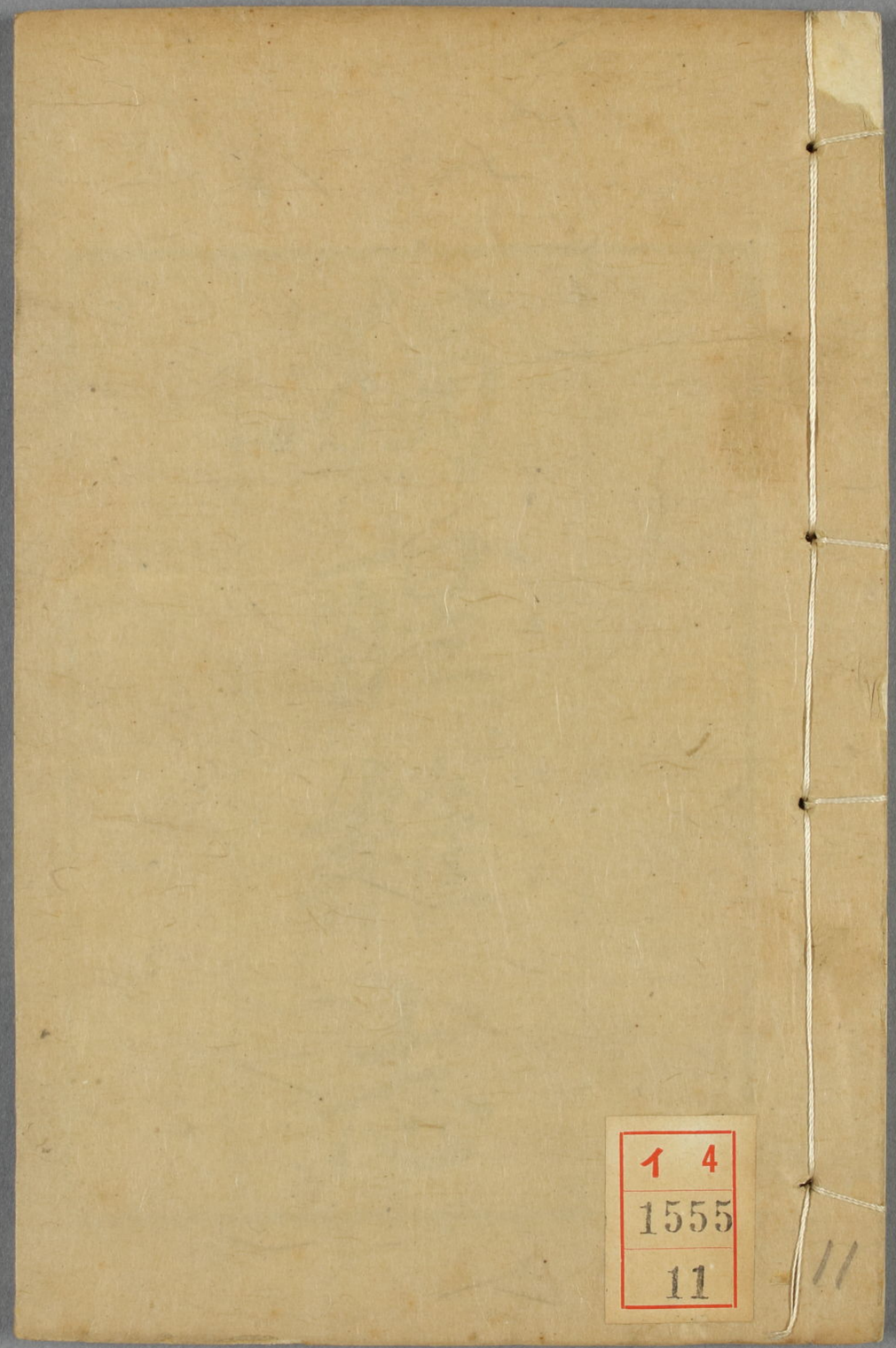
1 4
1555
11

獨醒雜志

門 14
號 1555
卷 11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

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購求

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畧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爲活城以紙鳶爲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詶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感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子之所見聞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知子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知子之所不知者矣亦有子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嗒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爲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
能以星歷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
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
即大拜仲元之術不咨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
時人即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
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
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
宮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
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遂巡不應上怪
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爲皆能
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
新淦洲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
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皇嗣後未生句
後字疑衍文
劉丞相沆景宏南唐時爲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
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
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既
敗景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

僞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宏既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已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爲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荅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爲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領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相沆沖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既覺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

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榆莢香而悟身爲鸚鵡者何異

劉偉明弁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弁蓋偉明初不知其爲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遂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爲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尚無恙予觀行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詢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爲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

復舊至今遂爲定制

王黃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爲誰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卽取炭畫猪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

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於寶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卽子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眞罷寶州回尚歷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蘭悲摧舞鸞洵與兄慚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

瘠如初喪之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眞非卒於竇州竟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之曰顧方畧如何爾二問丙爲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爲異哉三問私有甲咎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爲科處四問

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觸鍾牽過堂下甲見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誚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勑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

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鎮東軍推官知宣城縣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按不應受而給者者字疑衍文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為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為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句罷後知宣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絳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為贊曰生為幻人死為天眞改幻從眞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荊公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為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太常博士為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荊公方下筆作太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荊公乃改太

字右筆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氏建國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太祖既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爲曹彬之裨將所獲驗其馬尚有印文然後知其爲朝廷所賜也

王荆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閣其序篇未畢謂荆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不倦從諫弗咈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前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亟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相率爲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載嵩鬬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輸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眞牛方其鬬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膂力不能

出之此圖皆舉其屋似不類矣公為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數百人民師於其家寘講席每日發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將時果兩盤薄暮諸生暨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嘗有稾本數冊在其壻陳良器處

子少從良器學屢獲觀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為縣主簿一日袖所為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

風因願納交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眞賢者某雖未之見子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爲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爲謝子其爲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中求他日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使木鳶渡軍

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

箏當作箏蓋以竹篾弦其上風吹之鳴如箏也　原註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卽令送至闕下旣召見山野齷齪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狀如龍

又嘗嘆水於壁間成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
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嘆水成畫者因
醉後嘔吐成瀝耳至今人傳以爲笑
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訖事之夕道士以
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而不
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
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
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爲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一　終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爲詩題舉人上請主司
荅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
漢周舉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在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輒
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間或寒死故因謂寒食
爲禁煙節舉既爲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
寒食者果何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爲寒

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爲士人時攜一僕赴禮部夜臥忽驚起哭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爲人所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所去頭留得項我當爲第二人果於王拱辰牓第二人賜第

坂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卽荅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郎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嘗欲依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爲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于納粟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夫市井巫醫視下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予謂不若因補爲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言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

年之祿則其禮優況今居是職者往往多後生新進躐取而强處之人多不服倘舉以授舊人亦得尚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尚幼一日戲御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亦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嘗聞也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秘見而歎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憂形顏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芑秀實來倅廬陵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厄中天夜半瞻星猶零落尚書字美中

王荊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旋鷰數四頃即供飯傍眞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

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
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兩府例得遣院歐陽公既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不
請韓公爲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
奏改爲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青社
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
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于其宮
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磚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
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
之爲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奇之
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
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晷許之眞宗召至闕
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畧文捷對極詳明上大
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
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宣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
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

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爲巫者杖之其著聞者黥隸他州一歲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賜器皿於堂上率其子孫羅拜其下拜畢緘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望才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笥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縣揚名鄉胡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玉梁觀後改爲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今西北既賓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京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
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
語郡人於是爭爲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
人繪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
改元而後興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
之久葢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
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
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祭京罪惡
上亦寖薄京之所爲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
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
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
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遣過
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
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孺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旨者不與遵
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疴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

半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衍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啟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

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而遽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

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傅說以爲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

照牖是夕收芒如炬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
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來雨
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
張楚僭僞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經由淮南向
公子諲伯恭時爲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券見南
京副總管賞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
可汙張巡許遠之地等語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
慨忠節也
蔡絛約之好學知趨向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

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爲絛所
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
職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遷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至
祕書監其遷秩各視其品將作主簿今承務郎祕書監今中大夫若卿
列館職則爲一等出身人則爲一等入則爲一等陰補人則爲一
等雜流則爲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爲至嚴密也自諫
議大夫至吏部尚書其遷除則爲一等諫議大夫今
部尚書今金紫光祿大夫盖兩制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

納號爲侍從故不復分等級然其超等而遷則惟宰
相執政而已宰相超三官
執政超兩官
湖湘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夫老相傳以爲寇萊
公爲丁曹所誣謫爲道州司馬欲以憂困殺之陰
令於衡湘間十里則去一堠以爲五里故道里之長
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報中人傳勑來且有持
劒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爲動中人既至公謂曰
願先見勑中人出勑示乃貶雷州司戶因就郡僚假
綠綬拜命終宴而罷

江西自國初以來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年
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里人傳以爲盛事故
謝民師有詩寄忠孺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
破天荒蓋記時人之語也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
爲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
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
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已灰
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

廻

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辨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禦使與時相議不合鐫官落職奉祠京城既失守敵欲得公用事者詣公以割地遣詣敵營敵得公喜甚即館於僧寺遣人為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蓋謂粘罕公守眞定時敵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眞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既北狩敵復遣人謂公曰請以家屬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寧死耳即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衣條自縊死粘罕聞而歎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斂顏色如生人以為忠節之氣所致云朝廷褒其死節謚忠顯又賜碑額為旌忠褒節之碑公名韡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

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眞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爲人作草書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敘於石揚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言爲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法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寫逼眞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　即捲軸入懷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爲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喬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宣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爲帥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晷漏帥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範金爲壺刻木爲箭壺後置四盆一斛壺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注水則爲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旁爲二木偶左者書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

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若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爲二木圖其一用木薦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爲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遷移躔次嘗言有某星某夜當過某分時窮冬盛寒仰臥牀上徹其屋瓦以觀之偶睡著霜下遂爲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傳焉獨晷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概今江鄉諸縣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墟廬陵睦陂人也

南仲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皆較景之短長實與刻漏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鍼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自負此圖以爲得古人所未至予嘗以其制爲之其最異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

道內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
皆無景也其制作窮蹟如此

盧陵 曾敏行 達臣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於龍光寺僧惠兩
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
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
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
謂贛石也東坡至贛留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
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盧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
并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此吾龍光詩讖也民師問

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未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悲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為詞讖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溫候於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沒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為賻湛曰公方為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賄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淳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又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鼐逝者不可等猶喜二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宰木已樅樅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窗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也前輩於死生

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閱云鶴鳴却寫作鶴鳴鳴呼却寫作鳴呼何也臨川入李德遠浩時以刪定官充對讀即啟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審者久之

吝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於荆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爲聶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爲之藁葬徵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以是爲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閻閻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闢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

鳳凰巢在桂林烏喙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凰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蟇二公大笑以爲深中其病

玉笥飋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爲雲騰廟許覺之書三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傳聞其像皆唐所望帝像不見而冠蓋章聖東封後始冊帝號上人屢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數百里舉子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美中嘗致禱神

降之夢有詩云來年三月春盛時驊騮穩步金街西劉公自是舉進士中詞科出入中外終於兵部尚書顯謨閣學士故皆以爲夢之符如是外舅謝公世林方舍法盛時再貢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數里歲時奉祠惟謹一日以科目禱焉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不復南宮大廷之試尊以疾終

玉笥山清眞宮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回合澗水橫陳門外三峯如削玉古木壽藤幽森清峭環此山十里無居人道書謂九天司命眞君在焉輒以血食入宮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來宿者夜亦驚魘不能寐凡病於宮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氣厭厭不絕必舁出十里外乃絕相傳云山中不容有死氣此最異也

范信中名寥爲士人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寄校理范寥有黃犬蒼鷹伐狐兎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術遊公卿間號落魄野人與朝士吳安詩子姪吳倅吳儲等結連信中以其謀爲不靖也欲入京告變而無其

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逮捕懷素等窮竟其事大
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侔儲十數人皆處極
刑雖其父母亦皆竄貶信中獲賞賚甚厚乃推以與
東野故東野由監簿積累至從官寥亦以供備庫副
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墳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
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
金陵陞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臥雪圖賜之旁題
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為誰筆也其所畫林

石廬舍之所人物若寒之態無不逼眞後上之賜於
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
異乃知公之嗜書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
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浚溺
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
而走安撫尚書聞者以為善對而被謫竟不堪

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為之若除知制誥給
諫待制卿列則為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筆且有政

術者詰公遵謂之善察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爲政清嚴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爲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爲執政也

崇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筆上下相貫寧字中不從心當時識者謂京有意破宗無心寧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隙寧三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會子宣言建中乃庚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

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盡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勤吏事若爲教官是自惰也歎惜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傑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水見稱後治都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瀕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

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啟啟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葉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竇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寘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篆畢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書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焉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母韓國太夫人皆葬於沙溪瀧岡

胥楊兩夫人之喪亦歸祔葬公辭政日屢乞豫章欲
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公葬太
夫人時嘗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葬
於新鄭非公意也

斷琴貴孫枝或謂桐本已伐旁有蘖者爲孫枝或謂自
本而岐者爲子餘自子餘而岐者爲孫枝凡桐遇伐
去隨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餘岐生者雖大
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衲
之意推之似謂衆材皆小綴聚乃成故意其取自子

同治辛未重刊

餘而岐生者爲孫枝也孫枝既難得縱有非久藏未
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閒得其材當試於水中沒入數
尺徐觀其浮取其陽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
木魚歲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散質傷不足用也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舊一琴以爲雷氏舊物子嘗見
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使者聞之因願得以
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兩
爲謝卽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爲雷琴則
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返琴而索銀更謂時亮

曰倘以為無虛辱則請賠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
歸我正所欲也銀何用為盡舉而復之封識尚存聞
者莫不歎服時亮名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
理後其子仕嶺表死不知琴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 病
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
始見也景德中邵曈出為西帥兼領漕事始請於朝
願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眞宗皆從其請
歲給錢五百緡今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

之官吏葢自曈始

岐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
異於他所土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
不流崇寧中泉脈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
終不能復舊也

興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
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禱於
廟以決所向持珓珓鄭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
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之湖南

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於朝加封王爵敞大祠宇龕藏环珓而表之曰靈珓

東坡木龍吟笛詞高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修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于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敘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內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嵩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嵩後無至鑒獨有此法可求耳雲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鄉人飲於酒肆有數老樂工相近談論音律雲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輩大晟府舊人適有所談而諸學士發笑必某言不協理也雲翔時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聽失色設拜而去次日詣雲翔之館求教雲翔辭之雲翔洞曉音律能移宮轉羽子弟朋友間無能授其法再舉不第而死雲翔名驤吉水人

劉執中舜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

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爲業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倣執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

孔毅甫爲舉子時嘗夢有以五色線繫角黍來餽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試於南宮遂中選

大觀中上人李彪久留太學慷慨好直言覩時政之弊欲上書論其事蔡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大怒付獄推治且謂開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餘責人懼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彪得從末減後元長復位欲竟其事遂流彪於海外

盧陵　曾　敏行　達臣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屋數椽於山之三倉峯上蒸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巷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巷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啟其戶視之則何彼髮

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嶽廟見而喜之名對擢用畫因詩重人遂爲此畫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作後益超出格韻尤高然觴次酔餘雖娼優牆壁皆爲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難逢原每不樂補之所爲而墨花實不遠唯長於平遠過志同氣合者始爲作之若以遊藝請則牢辭回扑如不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所用火不知何從來亦不計其歲年也兒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燈衆云燈有神異其欲不執試以指炙之信然後加考究凡道宮佛屋祠祠中多置此燈有數百年者然膏而昏往往皆不甚熱益久則力盡爾今人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獨以清渾甘寒有易曉者如火齊烹

飽氣飲著人與水功用一等苟不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汪彥章爲孫章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荅曰卽此席間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翦財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消此粗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豐中丞相之名穆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爲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入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爲固寵祿保富貴之計於是內興大役外招强敵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絕天下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孔經甫文仲爲台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

策極言青苗免役之害語大忤直宋次道爲初考以
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
荆公見而惡之密啟於上以御批點之遂下詔發還
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
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
人之鑒足矣不敢以窮達爲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
氣節如此無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某之所願
也經甫元祐中爲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爲時所推重
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召經甫
侍立客命經甫爲蓮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一
莖青竹初出水數箇黃蜂占作窠語雖未工而比類
親切客大奇之經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
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
盆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
未去間食幾何才進兩盂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銖
兩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强令進之已乃洞

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斛飲盡遂强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口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于一時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卽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士人過重九日卽携酒擷菊酹莫祠下歲以爲常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於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敗數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嘗登嶺上可窺瞰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觀王嶺爲卑小自

張欽寨以爲南唐遺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眞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玕之先瓏在焉後守眞死欽復遣人發其先瓏棺上有小赤蛇蛇兩旁有蟻運土爲弓劍形已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堠其旁有劉仙師壇皆劉之遺跡土人遇旱禱於壇下問亦雨應

湖湘巖竇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井瓏每天雨則迸出隨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顧分雌雄性大熱時有虞都巡者先君固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煆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漬酒中候冷復煆既煆復漬如是者無算度乾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七擦齒上漱嚥以酒慶時年五十服此藥二年膚髮甚澤纔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由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爲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不入東南有石窓眺望甚遠相傳以爲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傳有淡

姓人居之故曰淡山泰時有隱著曰周貞實嘗隱於
巖中始星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如皇召之使見三
往貞實不起逐化爲石巖去州二十偏里旁有寺觀
往來者無慮日士人謂巖之幽勝當與浯溪朝臨等
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甚可怪也山谷滴宜辨
時嘗至巖下今其詩之卒章曰惜哉吹出世未劍不
得雄又鑱翠琅蓋紀永人之話
神宗嘗對執政言呂誨墓託是司馬光撰劉航書航不
無所顧忌耶韓絳子華一下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許光

爲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
恐懼則不爲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
顧周穜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穜默不對公復前行
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時豈深悔爲惠卿輩所
誤耶
東坡自惠遷儋耳子由自筠遷海康二公相遇于滕因
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遠至郡延
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於郊復官出

知不足齋鈔書

錢儀居以館子由帥臣段諷聞之大怒劾逢館置黨
入蘇軾及爲蘇轍賃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
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貢孫勰之文於黜籍中見而異之
擢寘第五榜帖既傳誹議藉藉以勰嘗遊公之門也
會廷試勰復中第五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價勰即坡
公所贈剛說孫介夫之子也

政和間寘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沖之叔用作梅詞
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
元長覽之即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常
失佳期惟有南來塞鴈年年長占開時以爲燕鴈與
梅不相關而挽入故見筆力

趙諗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畢漸當時榜
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畢斬趙諗
諗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陷以衆曰遂
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致敬
焉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

見賊敗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歸仁鋪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閣中有遺黃鋼劍且云惟融人能作之蓋子西融守陸濟子楫遺像嘗往觀之

楫未詳黃鋼之說矣子居湘時見徭人歲來謁象廣各佩一刀乃所謂黃鋼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姻族來勞覩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具牛酒會其所嘗往來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鋼具一刀不使有銖兩之羨故其初偶得鐵多者刀成鋌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終身寶佩之漢人願得者非殺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贋者予嘗訪之老冶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到也今人纔以生熟二鐵雜和爲鋼何鍊之有融劍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卽薄其罪謫居黃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悉以奏聞士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之神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

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
繁華得幾時
曹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注云今
之胚寒也古樂府名都篇亦有寒羆炙熊膰之句因
知今人食品有所謂蒸汗假羆者夫豈承其舛而訛
其語耶今之胚寒也案李善注云寒今之胚
肉也○承其舛舛字疑制字或法字
琵琶詞綠頭鴨云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
徐師川云非是當云路漫漫漢妃馬上夜悄悄商婦
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恨遞當時語

王荊公作字說一日躊躇踱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
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
升也公以為然
天聖中毛應佺守寶州朝廷賜慮囚敕書云敕毛應佺
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恤刑
章深切丁寧斯為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刻意遵奉與
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治平哉今歙爛戒時動
植咸茂而圜牆幽圄猶有繫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
汝宜體是憂惻加于撫循無使猝狂之間重有淪胥

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飾灑掃獄房嘗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嘚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剋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嘗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

聞奏故玆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賜衣敕書云敕毛應佺次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須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故玆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敕書亦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第四

盧陵 曾敏行 達臣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偶有逋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程公珌爲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囚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珌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珌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眞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

爲神見王荆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異舟
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
無拜侯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歲受官既長不仕進
趙清獻唐質蕭薦之于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
中趙丞相元鎮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
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
今興嗣孫濤尚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濤遂補初品
官

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
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子嘗見子厚在三司北軒
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
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爲已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
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
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
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

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卽延見焉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爲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卽撚土灶鑪中且求杯水噀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噀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眞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爲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曰少游盛年何爲言語悲愴如此遂賡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未幾果卒

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會題石也既
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
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
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机
□然少游即筆書于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
□書之宣和間其木机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
歐□公自南京□守秦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
雨彌月公念襄事愈期日夕憂懼里之父甲往告公
□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里人遇
水旱禱之必應蓋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于神
曰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
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
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
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衆視其名號皆曰沙山公
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
在祀典
道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為
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

寇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嘗有子所以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德寇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內批貶志完新州疏閒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慶眷方盛時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僞爲志完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距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由復申元葉不存諸人遂誣志完以爲實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索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檄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

宮禁殺母取子實爲不根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
浩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
其鄒浩竄逐行黜責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
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
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盧陵城額起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
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
告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
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于廬陵殞于西壘之垠
未卜窆于他所就瘞于西壘之巔吾卜斯土後當大
德九五之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浙梁相繼章貢邦
昌之日吾子亦復出于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季愛
子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市記淵覽而異之急
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爲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蔡攸諸人遂建免
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漕運
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千
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斂遽起民間嗟

怨守令有觀望風旨者建皁纛以令曰稍愆期即以
乏軍興論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而爲盜後夫錢之
綱將至淮甸而敵騎已及郊錢皆爲船人所私矣
太祖時或詣司天官苗光裔問卜光裔布算成卦謂曰
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口否光裔曰無害既去又一
人至其占如前又頃之又一人來占亦同仍有前問
光裔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
裔起曳其裾詰曰爾爲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
池龜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廣池且及我穴恐
見殺故來問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即以奏聞已
而鑿池果得龜十數萬下令不得傷一龜盡輦送水

中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
隨往倫至金晉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
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衷歸書倫名
引筆出鉤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
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衷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
第倫死于金朝廷祕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

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門請
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臾
日發哀云

秦丞相董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戚其
夫人無妾秦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丞相果問參
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
益親

洪忠宣公皓紹興初以禮部尚書使金留之十五年既
歸母太碩人董氏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秦丞
相檜素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鄉郡明年大
水時內侍白鍔從慈寧太后北歸負恃舊恩宣言燮
理乖鑑洪尚書名聞遠近顧乃不以爲相語聞秦相
大怒付鍔于理諫官承風旨遂謂公與鍔爲刎頸交
更相譽說由是罷郡鍔遂羌流嶺表言者復謂公睥
睨鈞衡謀爲不靖遂貶英州居九年不及內徙而薨

公饒州人字光弼

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
異國朝四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

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處凡物稍異者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並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尋常差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絹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爲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眞使命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于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于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涂盍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淸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詩稍傳入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閱畢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師詩復以還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鄭居中史作老懶入間不解愁置身帷幄著爲籌暑京之客宜得其眞）

余鄉民有燒畚於山崗每晨往必見人憩於陰樹之石望之髣髴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見矣一日再往所見如前卽石求之瑩然如玉其中隱隱

有觀音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龕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見請盡以家賄與弟而唯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盡舉家賄以遂其兄爭之不已訴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帑藏皆毀石失所在老吏執事其時者嘗見之爲言如是

有方外士爲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爲孽太守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鎮孽龍于離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篆名世何爲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修水集有題伯益飛岐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爲沖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葢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當暑袒裼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生不

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已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評章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婼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歟襄陽米芾則元章于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葢其少時非得法于讓也

董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爲侍御史彈擊不避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爲白鬚御史元符厭詆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公八

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至有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亦不可曉問之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閣筆不敢下內侍郝隨傳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誠恐得罪于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會子宜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盧陵 曾敏行 達臣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于蕭子荆子荆名楚盧陵人紹聖間貢于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荆獨崇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嘗百餘人會祭京當國黜春秋之學子荆慨然引還後書謂馮澥曰祭氏廢鹿經忘尊王之義矣是將爲宋王莽吾不願仕澥得書不敢荅澥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擢進士甲科而歸子荆尚無恙謂邦衡曰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

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荆建炎四年卒以未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有春秋經解行于廬陵

曾外祖嚴府君顯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爲縣宰所居稱職廉介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爲余言府君爲惠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于吏民罷歸人惜其去爭餞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缶得黃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召餽者還之其清謹視古廉吏惜名不聞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內史草制行詞多所褒奬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蕭閒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葢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爲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

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高不可以乘肩輿乃徹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爲類多如此

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礎石爲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衆人塡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字畫差褊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忘歲時亦不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遣中使宣賜茶藥問勞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于四五十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或進謂公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蒙恩內徙若得正邱首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慚謝而退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禮部不第流落困蹙竟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寧遠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漕司

復預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爲天下第一遣書報其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名爲老榜初體仁既預薦舉謁一達官于東上之賓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體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體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章罷歸於廬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涉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雨以太師致仕爲本朝名臣福祿之冠

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燕其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游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天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纔三四花枝餘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貴家爭取之又以

小爲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大小皆有風韻耳
江彥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彥明
攜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
其晚春詩云鬬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
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
聲酬倡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
蝶夢魂香尤爲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暐崇觀間吉守
嘗以八行薦于朝不報自號蟟陽居士師郝名處俊
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
多傳于江西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鴈政西風蕭
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眺處雲擁登山展齒歲月
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綠尊空對故人相望千
里追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清曉臚傳
仙仗裏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零亂滿眼重
陽淚艱難多病零陵無奈秋思詞既出邑人爭歌之
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
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中及之

允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爲守政事有體識
度甚高遇僚屬嚴重先君從之踰年一日袖出薦章
其辭云檢身清愼率職公勤時一同僚迫于代滿望
公合尖而公不與先君願推以授之公曰君之舉削
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人其相知如
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沖賦所謂嘉魚出于丙
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
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嘗以三八月取之鄜善
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
丈嘗有嘉魚或以爲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魚何能
擇日出入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已鵲避太歲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爲淳安令邑近行都
凡邑之舟皆自託于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
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爲貴家之舟者勿役第
貴家慮有不時之用當謹伺之輒以他運則有罪召
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于衆
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

役自是貴要護用之撓自戢其爲政多此類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爲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語達上聽召見與郡末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爲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酒醇旨輒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聞强記與先君同仕湘中以鄉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偕謁提舉會吉甫吉甫因出示關報先君欲假以付吏繕錄商老耳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迨至館索筆爲書數百言不遺一字其登科時年甚少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劄嘗宰一二縣皆有能稱在新喻時每治事聽吏民坐兩廡縱觀道疑滯訟剖析如流廡下之人撫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於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晉陽董氏藏懷素草書于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巳酉董公迺從駕在維揚適敵人至迺盡棄所有金帛惟袖于文南渡其子弁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于文眞蹟在董弁處卿

可令進來丞相諭旨弁遂以進
趙君晛爲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爲趙
佛子方顓卒之擾王師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億不
周而卒將聞其爲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貧
無以殮囊中之綿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十兩以爲
歸資君晛謀之婦婦曰君所受金才十兩他日郡帑
之籍數寧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却不受後得舊俸
百餘千乃歸道茶陵爲盜所邀君晛曰我無他物僅
有銀數兩以獻幸容我護喪歸葬盜熟視之驚曰乃

趙軍使耶羅拜謝罪且曰我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
恐終不免送之出其境君晛往嘗宰茶陵其所至能
感人如此君晛名錫
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絕處山行可十里院傍
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圓折宛然曲水流
觴之勝石上有履痕土人呼爲仙人跡院有白雲堂
在最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于山前之富家亦嘗寓
書劍於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浮奪曉昏生涯谷及
與松焚客塵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惟白雲又云野

興由來愜杖藜層巒影裏見翬飛虛堂一灶起凝碧
化作九天雲染衣老僧云元題字壁間幼嘗見之兵
火之後始失去矣今寺僧於堂之坎建閣牓曰浮翠
閣之下爲堂曰雲到益摘其詩語也
玉笥山舊多隱君子皆梁宋以來避亂者也最著者孔
邱明杜曇永蕭子雲皆當時禁從其居今悉爲宮觀
山谷詩曰郁木坑頭春鳥呼雲迷帝子在時居風流
掃地無人問惟有冥藤學草書即題蕭子雲宅也子
雲善草書其題郁木洞詩云伐我萬古石紀我千載
名欲知古人處白雲中相尋又詩云千載雲霞一徑
通暖煙遲日鎖溶溶鳥啼春晝永花折獨步溪豆採
碧茸山谷之詩本此此山幽深盤曲延袤尸餘里泉
石水竹之勝概固無恙道宮雖環據而其流反役於
衣食不能標白之多爲蓬藋瓦礫之場亦可惜也
王德升名宿新淦人困蹟場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
與齡獨居白雲齋十餘年予聞其名久矣因與諸子
入山設醮德升來相訪時年六十餘論詩談理亹亹
不倦予問居山久何所述荅以止作絕句紀玉笥之

勝因得其一編其擊山道中詩曰濺石韻寒泉依稀言語處回頭覺無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詩曰山樵竹裏居略徇纔堪渡落日澹平疇牛羊點寒莫語意蕭散皆此類非遠外聲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子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子嘗以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

經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來往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邱壑謾蹉跎鱠鱸新鱸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不謂今日識兵戈欲捲三江雪浪靜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其詞傳入禁中上命詢訪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請降黃牓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招以黃牓非求之乃拒之也

張子韶廷對時欲寫至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
宋而宋危等語諸君幸勿觀也皆慚恚而退
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在殿下者來竊窺之子韶捲卷
子韶又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爲者耶素無勳德殊
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耳黠雜經
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間牒得之傳以示豫豫大矛
平會其左右出其文令牓於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
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嘗爲之動其事達上聽他日
子韶陛對上語之曰劉豫牓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

有守豈能獨立不懼乎褒嘉久之
羅欽若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就
試欽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爲邦衡曰覓官也
欽若因撫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諱字謂曰與汝一官
邦衡改之是牓遂中選故邦衡有啟謝欽若其述與
一官之語胡公既爲侍從東尹亦仕至中大夫欽若
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偶乏僕供庖同舍不免
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麵某無能但然火
而已今之官職小大已定於此欽若名棐恭東尹名

孝恭

世傳燒煉點化之術有乾汞死朱砂雌雄黃硫黃之法因鑒爲金銀誣誕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謂無此術余族祖少嘗好之挾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傳資用以此而匱而好之未厭也一日遣一僕入城市水銀道遇一客亦舊嘗至其家者呼僕來前問其主翁之無恙且問所攜何物對曰市水銀歸也客開壺撚少土投之笑遣僕曰爲我謝主翁水銀若容易乾得無處著錢矣僕歸以告族祖惘然視壺中水銀則皆凝而爲銀矣自是始悟不復留意